

卡爾·拉內(Karl Rahner)的
〈依納爵靈修及敬禮耶穌聖心〉
(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Devotion
to the Sacred Heart)

白敏慈著
陳德康譯

拉內此文章¹是寫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以下簡稱「梵二」）前後，文章的意義極深遠。梵二後，修會的成員之間經常談到「我們的（特別）神恩」。他們以為其修會的神恩是如此獨特，所以他們的團體也是獨一無二和出類拔萃的。我向來反對此種說法和思維，而拉內的文章有助耶穌會士及其他修會的會士更能掌握其會祖在創立修會時的本意，並且能明白敬禮耶穌聖心是如何必然地滲入耶穌會的靈修。

依納爵靈修的特色

拉內指出下列的一些特點也可能在其他靈修傳統或其他地方找得到²。另外，他認為今天教會內的苦行學派（或靈修）的發展已停滯下來³。

¹ Rahner, K. "Ignatian Spirituality and Devotion to the Sacred Heart", *Mission and Grace* Vol. III, Sheed and Ward, (London and Melbourne, 1966), pp.176-210, (以後簡稱「Ignatian Spirituality」)。

² Ignatian Spirituality, p.178.

³ Ignatian Spirituality, p.178+179.

依納爵靈修的特徵

拉內表示只能列舉部份特徵，有些「專家」可能會對此列表異議，但是分歧是無法避免的。

依納爵靈修的第一個特點是「平心」(Indifference)。平心是指對天主以外的一切的相對性有極敏銳的辨識力。其他一切事物是可耗盡 (expandable) 和模糊的 (或沒有絕對的價值)。平心的對象甚至包括屬靈修或宗教範疇的事物。在此有形世界，必定有些慣常做法、敬禮、祈禱方法是天主屬意我們採用的，但是這些都不是天主本身。這一切均受制於「可致命的」或幾可致命的平心律：即它們的存在是暫時的，終必消失。天主遠超過我們對祂的認識；天主也遠超過祂屬意的事物。此種平心是沉著的計算。

有時耶穌會士被批評為理性的，或被形容為在意志方面只受過膚淺培訓的修道人，所以他們表現得冷漠疏離。對固執小氣的人來說，假若剛巧他們又是耶穌會士的話，可以效法依納爵的靈修精神作藉口，掩飾其劣根性。但是假若他們確實是實踐依納爵靈修精神的話，那麼耶穌會士被批評為差劣或危險的特質，便是出自更深的根源：平心。意識到除了那不可名及不可呼號的一位之外，一切都是相對的，而且相對的程度令人吃驚，此經驗（令人震驚，甚至是可令人喪亡的經驗）是深度的平心經驗。除了天主之外，一切事物都是可變和相對的。對我來說，方濟會靈修派因極重視基督的貧窮，甚至希望教會放棄所有財產，是將非天主的事物絕對化的經典例子。在十四世紀，他們險些便毀了教會，因而遭到教宗譴責。我必須指出，即使是聖依納爵的十字架之愛，也是浸淫在此平心的冰冷之火內。

⁴ Ignatian Spirituality, pp.180-181.

依納爵靈修的第二個特點，我稱之為「先驗」（Transcendental）⁵。拉內堅信依納爵不是人所形容的文藝復興主義者。文藝復興主義者對希臘文學和文化的再現或再生；及希臘和羅馬雕塑所呈現的人體美感等等，推崇備至。一位文藝復興主義者會為其個人的豐富內涵，及其品性的高尚獨特之處，訂下價值，並視此為必須捍衛的最崇高價值。耶穌會的會祖不重視其個人的成就，反而樂於服務有需要的人，協助他們發揮才能。文藝復興主義者的世界有一種新的愛，一種新的「奧秘」，甚至可將絕對扭曲成為或看似世界本身，這與偶像崇拜已相去不遠。依納爵對世界的認識是來自死亡與蹟的果實。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皆可視為珍貴的，因為每一件事物的價值都不高。依納爵可算是一名個人主義者，因為對他來說，不論是平庸或傑出之輩、接近或遙遠之物，在天主面前全變成次要的。天主願意兩者並存，不作完全的取捨，也不能在其中之一內完全找到天主。他知道召叫來自天主，而且天主不斷呼喚他，他必須對天主保持開放。天主先於任何他曾經驗的事物。不論是空虛或圓滿、生命或死亡、富裕或貧窮，天主也能在其中揭示自己。

事事懷疑、不存幻想、精於計算、接受世事常變、偶爾看似欠缺忠誠、具適應力，這些質素，不論好壞，構成耶穌會士的個性。不存幻想；視世物如過眼雲煙；常存一絲懷疑；善於利用天主以外的一切事物；具備這些質素的人已準備好面對他無法因恐懼而逃避或因私心而扭曲的新局面，凡此種種就是我所稱的「先驗」（見註釋 5）。拉內將依納爵此特質歸類為屬於未來的，即不屬於將要結束的現世代，而是屬於將要到來的新紀元。

⁵ 拉內用「Existential」來形容第二個特點，我相信此用語是借自 Heidegger。「Existential」作為名詞是很難找到貼切的中文翻譯，所以我用了「Transcendental」一詞。

依納爵靈修的第三個特點是「與教會的關係」。此關係需要人對教會的存在有反射意識，意思是（具有真正依納爵靈修精神的）耶穌會士要服務現實中的教會（非心中渴望或想像的理想教會）。此現實中的教會確是有罪的教會，同時又真正是神聖的教會。每一位信徒都知道要愛那絕對的天主，可是他又可能會盼望一些非神聖的事物，並在某種意義上將這些事物絕對化。故此，具依納爵靈修精神的耶穌會士必須無條件地愛基督人性的一面，愛具體臨在的基督——教會（基督的奧體）。當我們說教會，指的是教宗；有關對教會應有的態度的規條，天主的子民⁶。這不表示耶穌會士必須盲目熱愛天主教會。依納爵不會將自己變成偶像，或將自己的奧秘經驗（包括他與天主的親近密切關係）變成他人崇拜的目標。他不是那種人。依納爵的追隨者必須準備好完全謙卑地接受天主在有限的受造物中建設有限的事物（教會）來代表祂自己。拉內總結認為，與教會建立此關係的根基是謙卑、服務、無我的愛，此默默無聲的愛是先驗平心的成果和解毒劑⁷。

以敬禮耶穌聖心為依納爵靈修的內在平衡力

各種靈修之間的分別全是在次要的層次。很多人未必能輕易接受此說法，但是若認真思索，個中道理是明顯的，因為重要的是：天主的愛、恩寵、上主的臨在 (reality of the Lord)、信、望、愛、謙遜等等。即使修道團體的神恩有別，這些差異的重要性絕比不上他們的共通之處：三個聖願是相同及最重要的。個別不同之處是次要的，況且這些差異並不代表整個修會。故此必須指

⁶ 近年，在世界各地出現不少有關司鐸及修道人對青少年性侵犯的醜聞，拉內此文章是在這些嚴重及卑劣事件曝光前寫成。現實中的教會是既有罪又神聖，教會的「無條件的愛」可能在今天比拉內撰寫文章時的年代更重要。

⁷ Ignatian Spirituality, pp.183-187.

出，假如用一個化學物質的角度出發去強調獨特性有時是極之危險的。若靈修發展至一個階段，導致苦修學派或修會的成員過份誇大或過份專注於其靈修，他們的修會變成怪物（見上文提及的方濟會靈修派）。謙卑是治療此種異常自誇的良藥。只有保持謙遜，對其他方式持開放的態度，我們自己的靈修才能完全發展成熟。任何真正的靈修若能就其獨特之處加以規範，便會在自身內建立防禦自我的元素。在此情況下，其靈修特色變成祝福，而非破壞力。

若細看各種對依納爵靈修的評論，可見此靈修的危險之處。若不防範自我，依納爵靈修會變得冷漠、討較、冰冷、多疑、誇大天主以外的一切事物的相對性，結果是無法客觀地從事物的本質出發去認識或承擔世俗或宗教事務。平心可被扭曲成具殺傷力的功能主義，凡事順應事勢，無所不能，結果是具此特點的人實際上卻是一無所能。天主成爲一個空洞的名字，而且隱藏在此名字下的是與天主截然不同的事物，可以是：教會的權力、（不論是否善盡本份的）熱心教友的人數統計、自己耶穌會的重要性、特別的敬禮等等。

過份強調要特別愛護教會，可能會導致危機出現，使教會變成人所追求的目標本身，只有（以特定方式）持守某些「真理」的人才算是合乎正統及恭順的；只有與我們的立場一致，或與我們一樣舉行相同敬禮的人，才被視爲忠誠的天主教徒。

具有先驗特質的人被過度渲染，他似乎有能力完全控制一切。雖然他能掌握一切，卻同時失掉他的心，一顆使人能隨著人生起跌或笑或哭的心；但是這總比鐵石心腸好，鐵石心腸的人只對受自己控制的事物有反應。

敬禮耶穌聖心是化解依納爵靈修的潛藏危機（上文已指出一部份）的必要解毒劑或解藥，然而敬禮亦是源自依納爵靈修。若人真的相信天主的大能，而歷史並非純粹出於偶然，那麼聖瑪加利大·亞拉高 (St. Margaret Mary Alacoque)（當代得到敬禮聖心啓示的奧秘者）選擇聖葛樂德·高隆汴 (St. Claude de Colombiere S.J.) 為她的告罪及靈修神師此事實也必令人驚訝。事實上一些耶穌會士，例如：真福班納德·賀勇 (Blessed Bernard de Hoyos S.J.)，亦推動敬禮耶穌聖心。

平心與死亡極相似。我們不只是死於邪惡的世界，而是死於世界。世上的一切不是天主，死亡可防止我們完全地迷戀世物。我們被死亡此冰冷的力量所吞沒，使我們接受萬物總會消逝。雖然天主不願意此種死亡發生在我們身上，它卻能使我們擺脫及遠離一切。在擺脫的過程中，我們的心逐漸死去，無法欣賞世間一切，亦對天主以祂的上智及大愛創造的萬物的不同之處失去意識。當平心被愛滲透，並化作愛，平心才能發放生命力。平心最終必定是愛⁸。平心不是小氣，拒絕欣賞天主為人所創造的美好事物。平心不是懦弱，當死亡到來時，失去獲得最終勝利的信心。天主願意人經歷此死亡，因為死亡之後，我們（若真的曾熱愛此生）將會復活，與聖人在樂園中同享永生。熱切追求真正平心的人總是會被假平心吸引，因為接受假平心似乎比接受真平心容易。因此持平心的人為能保持真正的平心，必須實踐愛，不顧一切燃燒熾熱的愛。平心必須奮力在一顆被刺透的心，一顆活的及賜予生命的心內認出自己。平心肯定完美的心是一顆被刺透的心，不斷流出愛，即使愛得不到答覆或回應。以耶穌聖心為榜樣，我們知道世間真愛包括願意為所愛的犧牲，所以平心內必有

⁸ Ignatian Spirituality, p.192.

死亡。持平心的人應去愛（不論所愛的是何其微小），總比擁有一顆燃燒怠盡的心無法去愛好。這提醒我一句說話：「愛過但失去，總比從未愛過好。」看似持平心的人可變得憤世嫉俗和沒有愛，卻稱此為平心的表現。聖心滿溢愛，假如平心此禮物是由一個愛慕聖心的人得到，平心才免於成為致命的毒藥。擁有此平心、此愛的人不必聽聞過聖心。

敬禮耶穌聖心是保護盾，防範我們稱為先驗特性的內在危險（見註釋 5）。有此先驗特質的人有自知之明，有其獨特之處。他不以追求財富為自我的實現，卻容許自己耗盡於服務中，並且順應平心律。此人面對的危機是變得極端無愛、心硬，既不愛己，又不愛人。由於他知道得太多，可能包括自己的弱點和他人的局限，他將自己弄得心力交瘁，以致他不愛任何人。他面對的危機是缺乏愛人的能力，因此他傾向保持獨身，卻美其名為遵守潔德。此特質(This element)是冰冷和孤獨的，若能謙卑地接受一顆能夠愛的心，才可變得健康和完整的。只有能夠愛的人能在其個人獨特之處內自省，且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不再只專注於其個人或他人的缺點。班納勞斯（Bernanos）說：「不惱恨自己是困難的。」除非去愛，愛聖心，基督的心，否則這是不可能的⁹。人若要真的面對自己，首先要忘掉自己。忘我的方法是愛，而非進入人的空虛中。人只有藉著愛才能走出自己，超越自己。除了他所愛又愛他的之外，還有甚麼能令人走出自己呢？但是那愛的對象不可以是不能被愛或不可愛的，否則人的局限加劇。（我記起若望福音的記載：「當我從地面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若 12：32）當那不受制約及無盡的愛，在無可比擬及絕對的愛內，取了有限的，並且是完全地接受，正如兩性一

⁹ Ignatian Spirituality, pp.194-195.

位的結合一樣，即天主取了有限的人性，無條件地與人性結合，愛的可能性有最終保證，人始能真正融入上主的臨在(reality of God)中（天主是愛）。

耶穌會與教會之間的特別關係及敬禮耶穌聖心又是怎樣的呢？很明顯，假如羅馬天主教會的司鐸（或教宗或主教）沒有愛，他們便會將教會變成一個集團式的自私自利個體。「天主」及「拯救人靈」將等同教會生活中表面的事物，例如：職位、階級、所屬修會的重要性。教會職位必須由會去愛及服務的人守護。捍衛真理的人必須察覺到，除非真理內瀰漫著愛，否則危機亦會潛伏其中。人若認為施行聖事的司鐸的內心是充滿著天主的愛，他們才會樂意前來領受聖事。只有那些去愛的人能使教會名實相符，教會是基督的新娘 — 要愛及服務所有人，為人的得救奮鬥。拉內問得好：「究竟我們有沒有熱切祈禱，祈求我們能夠謙卑及無我地愛，心懷善意，願意放下自己服務他人？」¹⁰

哪裡是祈求這些恩寵的最佳地方？是在耶穌聖心內，因為耶穌愛，並且不羞於愛。我們不可因與教會有特殊的關係，而變得思想封閉，或更甚的變得心胸狹窄，或充滿盲目的熱愛（這樣的話，最終只會是恨而非愛）。只有那些真的去愛的人才能愛教會。教會 — 基督的新娘 — 渴望被愛（縱使它在世上有不是之處）。真正屬於教會的人不會盲目熱愛教會，因為盲目的追隨者不愛只恨¹¹。

很清楚，耶穌聖心是愛成為實在可見的血肉，他同時具有天主性。所有靈修（非徒具虛名的靈修）必定以此愛為中心，否則

¹⁰ Ignatian Spirituality, p.198.

¹¹ Ignatian Spirituality, pp.198-99.

根本算不上是靈修。此愛是所有靈修的共通之處。一種靈修的獨特之處是在於它的其他特點。就耶穌會的靈修來說，上文已列舉三個特點，然而我們必須謹記，即使我們擁有耶穌會的種種特恩，「若然沒有愛，我一無是處」¹²。

今天我比從前更加感恩，我感謝天主揀選教宗方濟各，不是因為他是一位耶穌會士，而是因為他謙遜，他愛，正如他的天主耶穌聖心。

¹² cf. Ignatian Spirituality, p.199.